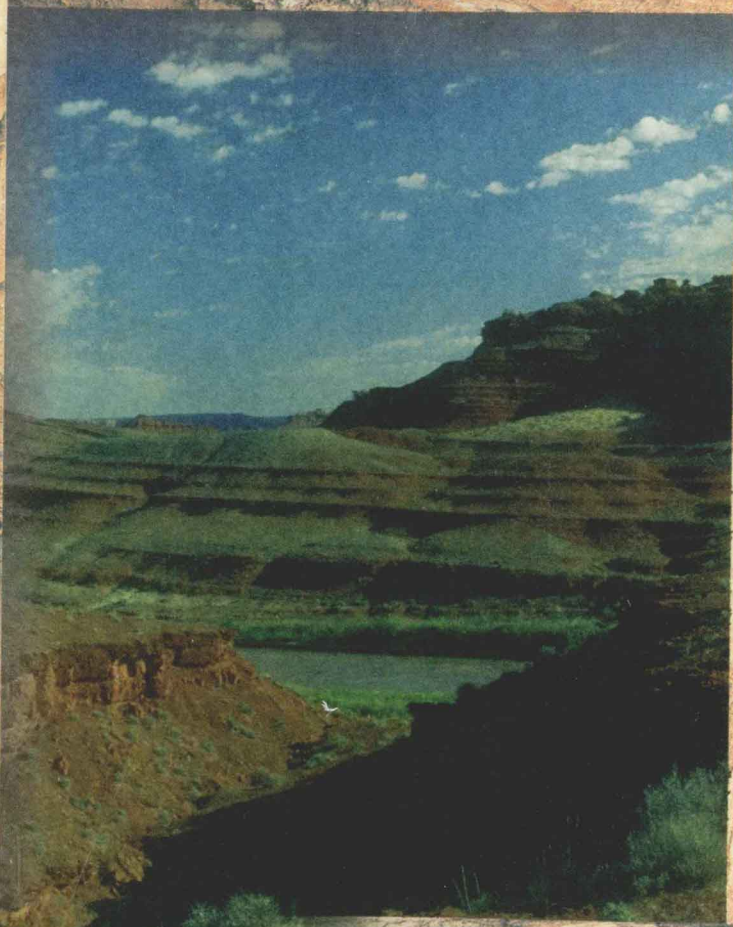


山 里 的 小 路 紧 紧 连 着 山 外 的 大 路……

暑假六十天

(苗族) 向本贵 著

红辣椒长篇儿童小说创作丛书

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1. 炎热的山岗

7月的太阳落地了，烤得地皮子冒起一缕一缕炽白的火焰。山岗上没有一丝儿风，那太阳就更毒，各种树木的叶片都被烤晒得蔫蔫的，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勃勃生机。平时最爱引吭高歌的鸟儿，这时都藏在林子里，被太阳晒得连唱歌的力气也没有了，焦急地盼望着太阳快快落下山去。整个山岗上，只有几只知了在声嘶力竭地啼叫：“渴死了——渴死了——”

文生好不容易将一棵碗口粗的麻栗树砍倒，已经累得气喘吁吁，挥汗如雨，正准备蹲在树荫下歇口气，这时，山埂上传来他妹妹美玉的哭喊声：“哥，快来，我的眼睛被炉罐蜂蜇了，睁不开了。”

文生不由大惊，惊慌失措地向山埂奔去。低矮的杂树林子里没有路，荆棘将他的胳膊割出了一道一道伤口，渗出了一滴一滴鲜血，他也顾不得了。他知道炉罐蜂的厉害。俗话说，七蜂八

蛇。7月是野蜂蜇人最毒的季节。炉罐蜂又是一种蜇人最厉害的野蜂，而且一窝有上千只，谁撞着了炉罐蜂，不死也要被蜇脱一层皮。文生一边跑，一边喊：“妹，千万别动，趴在地上，哥来了。”

美玉果然趴在地上，一动也不敢动，双手将眼睛紧紧地捧住。她的头上，还有许多指头大的炉罐蜂在嗡嗡地盘旋。美玉的身边，有一棵被砍断了的野樱树，斜斜地靠在旁边一棵巨大的野栗树上，野栗树的树枝上吊着一个炉罐大的蜂窝，黑黑的，圆圆的，无数只炉罐蜂在蜂窝旁边飞舞。

“妹，赶快离开那里。别站起来，要爬，悄悄地，不然炉罐蜂还会追赶你。”

文生趴在一旁，十分焦急地叮嘱妹妹说。

美玉不敢哭了。她往一旁才爬了几步，又悄悄地爬回去。树荫下，有一把弯刀，太阳光从枝叶的缝间筛下来，落在刀口上，折射出耀眼的白晕。那是美玉砍柴采用的砍刀。她拿了弯刀，才又慢慢地往山垭下面爬去。

文生爬过去，接过妹妹手中的砍刀，兄妹俩爬了很远，看着炉罐蜂再也不会追来了，美玉才又哇地一声哭起来。

美玉才13岁，很瘦，很矮，眼睛很大，嘴巴也很大。人们取笑她，说她眼睛大是因为她喜欢读书，眼睛瞪黑板瞪大的，嘴巴却是哭大的，因为她最爱哭。一件满是补丁的花衬衫已经被汗水渗湿得没有一根干纱了。文生蹲在她的面前，双手捧起她的脸，焦急地说：“让哥看看，蜇在哪里了？”

这时，和他们一块上山砍柴禾的伙伴长林也从山岗上赶了下来，在一旁劝美玉说：“听你哥的话，让哥看看，炉罐蜂的毒很重，蜇着眼睛了要赶快去上药，不然真的会瞎的。”

美玉一边哭一边说：“我砍了 10 天柴禾，才卖得 25 块钱。去医院我的 25 块钱就没了。”

“让哥看看，不严重，就不去医院。”文生哄着妹妹说。

美玉松开双手，文生和长林都被吓住了，美玉的右眼皮已经肿得像水蜜桃那样大了。

“妹，快让我看看蜇着眼珠没有？”文生着急地说。

美玉乖乖地蹲在哥的面前。文生轻轻地将她的眼皮掰开，还好，眼珠没蜇着，只是有些发红。

“妹，眼珠好好的。”文生松了口气。

“眼珠没蜇着，为什么这么痛呀？”泪水仍然滚豆子一般从美玉的眼里往下滚。

“眼睛肿那么大了，怎么不痛！”长林说着，从旁边的五倍子树上摘了几片树叶，揉烂，挤出一些绿汁，敷在红肿的眼皮上，“美玉，你坐在树荫下休息，要闭着眼皮，再别让额头的汗水流进眼里去。我们把柴禾砍够了，就跟我们一块回去。”

美玉发急地说：“我也要砍柴禾。这么半天，我才砍得一捆柴禾呀。”

“你的眼睛被炉罐蜂蜇成那个样子了，还砍什么柴禾！今天休息一天算了。”

“不，我要砍柴禾卖钱，不然，我哪来的学费上学啊。”

文生对这个爱哭的妹妹实在没有一点办法，说：“你歇着，我给你砍。”

长林说：“只要你扛得动，我和你哥各人给你砍一捆柴禾。”

说着，两人选了两棵碗口粗的五倍子树砍了起来。

“哥，我口渴。”美玉在树荫下大声这样说。

文生有些不耐烦了，说：“这时哪有水喝。等一会儿，我和

长林把柴禾砍够了，我们就下山去，山脚下有泉水。”

“我坚持不了了，口渴得要命。”

文生只好走过去，从树枝上摘下一个塑料袋，说：“吃条黄瓜解解渴吧。”塑料袋里盛着四条黄瓜，那是文生从家里带来的，是文生和美玉的午饭。

文生和长林今年初中毕业，美玉今年小学毕业，三人考完升学考试之后，就天天上山砍柴禾，卖给村里周富贵的红砖厂，准备上学的学费。文生和美玉都是班上的三好学生，成绩特别好，他们不愁考不起学校，他们愁的是家里穷，拿不出钱供他们上学。长林的情况有些不同，成绩不如文生，不能像文生那样考中专，也没有本领考县一中，但考镇中学还是有把握的。他父母就他一个宝贝儿子，父亲又是黄泥坡村的村支书兼村长，盘养他读书没有多大问题。只是他父亲抱怨他在学校踢足球当得饭，不认真读书，警告他说考上县一中就送他去读书，考不上县一中，就回家跟牛屁股做阳春，再别指望他拿钱出来让他跨进学校的大门。可是长林听到足球场上的呼喊声，脚肚子就抽筋，非得往足球场跑不可。升学考试同学们都紧张得不得了，真有些争分抢秒的样子。中午和晚饭后，一个二个都拿着书在那里看。长林却没事一样，仍然一门心思踢足球。考试回来，父亲问他能不能进县一中，长林知道自己的斤两，勾着头，不做声，全没了绿茵场上的威风。父亲板着面孔说：“进不了县一中，你就别指望我给你学费了，要读书也可以，学费自己挣，老子的钱不是让你拿去踢足球的。”

这样，长林、文生、美玉便结伴天天上山砍柴禾卖。已经砍10天了，每天砍4捆柴禾，上午砍好，捆好，下午往红砖厂运。每天砍4捆柴禾实在不容易，天气太热，从山里到周富贵的红砖

厂路程也很远，为了节约时间，他们每天将午饭带到山上来吃。长林每天都是包的白米饭，菜也是好菜，有时是鸡蛋炒辣椒，有时是火焙鱼炒辣椒。长林说他娘心疼他，怕他砍柴禾累坏了身子，每天都将他的午饭包得足足的。有时，还偷偷将十块八块零钱塞进他的口袋，让他对父亲说是自己砍柴禾挣来的。一个暑假下来，读高中的学费也就不差多少了。文生和美玉没有长林那么幸运，他们的父亲3年前就去世了，家中就母亲和他们兄妹俩，母亲这些年盘养他们兄妹读书不容易，勤扒苦做，省吃俭用，也难凑齐他们的学费。每到寒暑假，急得她觉都睡不着。实在没有办法可想了，就变卖家具，今年卖掉这样，明年卖掉那样。如今，除了那栋修了十多年的木屋，家中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。再要母亲在一个暑假给文生准备两千多块钱上中专，给美玉准备六七百块钱上初中，真比登天还难。

文生将妹妹的柴禾砍够，又给她捆好，太阳才刚刚往西斜了斜，三个人匆匆吃过午饭，也顾不得毒毒的太阳了，扛着柴禾就往山下走。

山坡上的一条小路是山鹿走出来的，又窄又陡，稍稍不慎，就会摔跤。美玉扛着一捆柴禾，没走几步就摔跤。文生心疼妹妹，只有将自己扛的柴禾放下来，趑回身去接妹妹。其实，文生才比美玉大两岁，还不满16岁，个子长得矮小，力气也就不大，自己扛捆柴禾已经很吃力了，还要来来回回地给妹妹扛，肩头被柴禾压肿了，手掌上全是红红的血泡。

长林说：“你不能这样。我们砍柴禾不是一天两天，要砍一个暑假，累出病来，挣不到学费，就麻烦了。”

过后就教育美玉：“要你少扛一些柴禾，你总是不听，贪多，扛不动了，就喊你哥。把你哥累病了，你哥读不成书，你也别指

望读书了。”

美玉听着，不做声，把头勾得低低的。

长林看着美玉那个样子，知道她一定饿了，说：“明天我多带些米饭来，给你分一些吃。”

美玉连忙说：“不要，我不饿。”

长林说：“中午才吃一条黄瓜，还说不饿呀。”

三个人好不容易将柴禾扛到周富贵的红砖厂，文生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一边喘气一边对长林说：“长林，你去叫大奎叔，请他来给我们称柴禾，昨天的柴禾也没有称哩。”

长林说：“你歇着，我这就去叫他来。”

2. 同 学

周富贵的红砖厂办在黄泥坡村的村口，那里是一面很大的黄土坡。周富贵以前也和黄泥坡村其他的村民一样，是地地道道的农民。黄泥坡村土地贫瘠，人们脸朝黄土背朝天，抛汗脱皮，土里刨食，也只弄了个温饱。5年前，周富贵向村里承包了村口一片黄土坡，办起了红砖厂。由于这片黄土坡是沙质土，烧出的红砖质量好，不管是公家起楼房还是私人盖楼房，都喜欢来他的红砖厂买红砖，红砖厂也就越办越红火，他也赚了不少钱。过去住的那栋破烂的木屋不见了，新修了一幢两层楼的砖房，四周用红砖砌起围墙，围出一个偌大的院子，一台双排座两用车就停在院子的车库里，周富贵和他的家人出门不走路，不骑车，自己开着车走。听说周富贵还是县里的什么模范，什么委员，一年总要去县里开几次会。只是，周富贵也越来越瞧不起曾经和他一块土里刨食的乡亲乡邻了。他的那个院子，除了他的牌友，一般的乡

亲乡邻很少有人进去过。

今天，周富贵也在红砖厂，他身穿一件短袖衫，手里拿着一把扇子，一边打着扇，一边和金大奎说着什么。金大奎 30 多岁，人长得矮矮的，又瘦，脸面只有三个指头宽，两个眼球却特别大，总是骨碌碌地转动，像是在瞅什么。他是周富贵的表侄子，周富贵这几年一直让他在红砖厂带工。他尽职尽责，深得周富贵的喜欢。给周富贵做活的有 8 个人，他们正在给砖窑装砖坯，累得满头大汗。看样子过不了几天，又要点火烧砖了。

长林走过去，说：“大奎叔，给我们称一下柴禾好吗？”

金大奎瞅了他一眼，没有理睬他，仍然和周富贵说着什么。

长林又叫了他一声：“大奎叔，我们砍了一些柴禾，请你抽时间给我们称一下，好吗？”

“你没看见我正在说话么？”金大奎恶声恶气地说。周富贵也有些不耐烦，问道：“你们有多少柴禾要称？”

“我和文生、美玉三个人，昨天的柴禾也没有称，可能有两千多斤。”

金大奎说：“今天没有空，再砍几天，一块给你们称。”

“我们以前砍的柴禾，都是砍一天称一天。”

“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”

长林还想对他说，他们的柴禾捆得好好的，只一会儿时间就称好了。没料到金大奎这时瞪着大眼睛吼他：“快去快去，我们在这里说事情，你听什么。”

长林憋着一肚子气，无可奈何地回来对文生说：“他们要我们再砍几天柴禾，一块称。”

文生盯着昨天的柴禾说：“太阳这么烤着，用不着两天，生柴禾也就烤成干柴禾了。生柴禾 1 块 5 角钱 100 斤，干柴禾的价

钱是2块5，再过些日子称，是算干柴禾呢，还是算生柴禾？”

长林说：“我再去问问，要是当生柴禾，我们就亏了。”长林又走过去，问金大奎：“大奎叔，过些日子收我们的柴禾，多少钱100斤？”

金大奎说：“1块5嘛，过几天，你们的生柴禾就变成干柴禾了？”

长林说：“这么毒的太阳，晒得破脑壳，柴禾还不被晒干！”

金大奎说：“太阳晒几天，生柴禾就当干柴禾卖，你们真会打算盘。”

长林心想，你这不是欺负人么，我们的巴掌砍起了血泡，肩膀压肿了，衣服被汗水渗湿得没一根干纱，好不容易从山坡上砍了柴禾，扛到红砖厂来卖，你却不给称，晒几天，100斤柴禾晒得只剩70斤了，仍然只给1块5角钱100斤，这太不公平了！长林和金大奎评理，话没说上三句两人就吵了起来。

文生听见长林和金大奎吵架，连忙带着美玉赶过来，对周富贵说：“周伯伯，我们砍柴禾卖是挣学费啊，你给我们称称吧。”

周富贵斜睨文生一眼：“你的意思是要我亲自给你称柴禾？”

文生听说过，周富贵办红砖厂发家之后，连长林的父亲跟他说话，他都爱理不理的，心里有些发怵，怯怯地说：“离开学还有个多月，我们这些日子天天给红砖厂砍柴禾，到开学的时候一起称，是可以，只是到那时候，生柴禾的确是晒成干柴禾了。”

长林一旁说：“你们不愿出干柴禾的价，现在就给我们称。现在不肯称，到时候又不肯出干柴的价，这不是想沾我们的便宜么！”

周富贵听他这么说，就生气了：“你怎么这么说话，我问你，今天是你求我给你称柴禾呢，还是我求你们给我砍柴禾！”说着，

带着金大奎钻进红砖窑里去了。

长林瞅着他们的背影，想骂他们一句什么，却被文生制止了，“惹恼了他们，他们要是不要我们的柴禾，我们就没有地方挣钱了。”

美玉一旁发急地说：“长林哥，你爹是村支书兼村长，要他来管管那个鼓眼睛吧，还有周伯伯，说话板着脸，怪吓人的。你爹也要管管他。”

长林说：“他如今有钱了，是我们乡的首富，怎么会把我爹这个小小村长放在眼里。”

“我们学校，老师都得听校长的哟，老师做错什么事，校长还批评人哩。你爹就管不了他们？”

“你懂什么。”文生对妹妹道。

太阳已经落下山去了，天角留下的那一片火烧云也渐渐地变成了铁灰色，给周富贵做活的人们也准备收工了，长林和文生垂头丧气地坐在砖坯堤子上，不知道怎么办好。

这时，红砖厂那边的小路上走过来一个姑娘，高挑个儿，穿着洁白的连衣裙，一副亭亭玉立的模样。

文生老远就认出她来了，她是周富贵的独生女儿周银环，他和长林的同班同学。文生将头扭向一旁，他有些瞧不起周银环，她的成绩太差，读书的时候只知道花钱，差点连毕业证都拿不到手，就更别指望考上什么学校了。

“文生，银环来了。”长林轻轻对文生说。

“她来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！”文生口气冷冷地。

长林对文生的这种态度有些不满，“你不要以为你成绩好，就瞧不起人了。我的成绩也没有你好，你不是连我也瞧不起了么！”长林顿了顿，“其实，银环过去的成绩并不差，读小学时，

她每次考第一名，你才考第二名哩。上初中一年级时，她也是班上前五名，我说，她的成绩垮成这么个样子，你这个做班长的也有责任，你为什么不帮助她？”

长林还在数落文生，银环已经来到他们身边，俏丽的脸上露出一丝惊喜：“文生，你们也在这里呀？”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长林知道银环的爹娘从来不让她到红砖厂来的。“刚才县里来电话，说明天有两个县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我爹，我不知道爹什么时候回去，来对他说一声。”银环看见文生坐在一旁不做声，笑咪咪地问道：“文生，你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没有？”

文生不理睬她，把头扭向一旁。长林见状，说：“才考试十来天，通知书哪里就下来了呀！”

银环一副忧虑的样子说：“我总觉得像回来很久很久了。”

长林说：“文生考中专是坛子里抓乌龟，没得说的，通知迟早会送来，他现在发愁的是学费，今年不管上中专还是上大学，都要收费，上了千数！钱从哪里来呀？”

银环问长林：“你也吃这号苦？你不去学校踢足球了？”

长林一脸沮丧，“还踢什么足球哟。我没考上县一中，我爹就不送我读书了。”

银环叹气说：“不管怎样，你还考得上镇中学，我连镇中学也考不上的。”

文生扭过头来，有些惊讶地问：“怎么，你如今也想读书了？”

银环说：“在学校，同学们一块生活，并不觉得怎么样，大家这一分手，各自东西，我呆在家里觉得好孤独，好寂寞，心里空空的。我家里是有钱，可我爹他拿着钱不会用，整天整晚和一

些人搓麻将，还赌钱，我心里烦死了。”

长林笑道：“拿着钱不会用，这是因为没有文化造成的。银环，你爹没有上过学吧？”

“听说只读过一年小学。”

“所以，我下了决心，即使只考上镇中学，我爹不给我学费，我也要去读高中，而且再不能只踢足球了，要把成绩赶上去，今后要考大学。银环，帮我一把，叫你爹给我们称称柴禾。”

“我帮你们一把，哪个又来帮我一把呀？过些日子，文生读中专去了，你上镇中学了，镇上丁秀花她们也都读书去了，就我一个初中生呆在家里，我还不寂寞死呀。”银环这么说着，眼睛就红了。

长林说：“你急什么，你家有钱，要你爹给学校捐些款，学校肯定会收你。”

“物理、化学都没学好，还有英语、数学也不行，上高中我肯定跟不上班的。”银环没有信心地说。

“这还不容易，叫文生寒假暑假给你补课嘛。”长林出主意说。

银环瞅了文生一眼，“到时候，还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呢。”

美玉一旁说：“银环姐，你叫你爹来给我们称柴禾，我哥肯定愿意给你补课的。”

银环说：“我叫大奎哥来给你们称柴禾就是。”说着，走过去将金大奎叫了来，“大奎哥，给长林他们称称柴禾。”

金大奎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天快黑了，要称明天称。”

银环不高兴地说：“你称不称？你不称，我叫我爹来称。”

金大奎知道这个表妹妹是表姑父的掌上明珠，百样都由着她，连忙拦住她，说：“我这就给他们称，你别去叫你爹。”

“对你说，他们是我的同学，你要为难他们，不理他们，我就叫我爹骂你。”

3. 求 情

天黑的时候，银环没有跟她爹一起回去，金大奎将柴禾称好之后，她对长林他们说：“长林，你们都和我一块到我家去，我对爹说了，要他给你们柴禾钱。”过后又说：“天气这么热，砍柴禾多累呀，钱又得的少。我跟爹说说，让你们做点别的事。”

美玉听银环这么说，十分高兴，问：“你叫你爹给我们什么事做呀，一天能挣多少钱？”

银环没有做声，前面走了。

几个人来到银环家。银环的父亲比他们早回来一阵，坐在堂前的风扇下吹凉，银环将文生他们的柴禾钱要到手之后，对父亲说：“爹，我对你说个事，你要答应我。”

周富贵看着女儿，脸上带着一丝慈祥，“你说吧。”

“你答应我，我就说。”

银环从小就很任性，周富贵笑着说：“说吧，爹什么时候没

有答应你说的事啊。”

银环走过去抱着周富贵的脖子撒着娇：“爹，你说话可算数？”

“当然算数。”

银环一脸郑重地说：“从明天开始，把文生、长林、美玉他们三个人招到红砖厂来做小工，给他们开工钱。”

周富贵没有料到女儿说的是这事，说：“你小孩子不懂事，管这些做什么。”

银环见父亲不答应，就叫了起来，“我不管，反正他们明天要去红砖厂做工，你得给他们开工钱。”

周富贵说：“红砖厂的活很重很累，他们都是些半大的孩子，做得了吗？”

银环扭头问文生和长林：“红砖厂的活你们做得了么？”

长林挺了挺腰杆，脑壳一仰，说：“大人能做的活，我们就能做。”

文生没有像长林那样仰脑壳，拍胸膛，他想的是钱，他问：“周伯伯，我们真要是去红砖厂做活，你给我们开多少钱一天？”

周富贵有些不高兴地说：“红砖厂的活是做砖坯，出窑，装窑，烧窑火，美玉那么个小孩儿也能做？”

美玉听周富贵这么说，生怕自己不能到红砖厂来做活，发急地说：“我能做。你看，这些天跟着哥上山砍柴禾，一双手全起了血泡，今天在山岗上让炉罐蜂蜇了眼睛，现在还肿着的啦，我也没有休息。”周富贵不做声，只是把眉毛皱起。

“爹，你答应不答应？你不答应，我明天也和文生他们一块上山岗砍柴禾去。和他们一样去吃苦，不能再让你们把我宠坏了。”银环冲父亲说。

周富贵是决不会让自己的心肝宝贝去受那份罪的。有些不情愿地说：“让文生和长林明天去红砖厂出砖窑吧，每天开7块5角钱的工钱。”说着又扭过头，冲着文生和长林说：“我把丑话说在前面，我周富贵的钱，不是容易挣到手的，给我做活，不能偷懒。”

美玉听说不要她了，急着说：“我也要去红砖厂做活，不然，我就没学费上学了。”

文生见周富贵已经答应自己和长林去他的红砖厂做活，工钱也开得高，心里暗暗高兴，劝妹妹说：“妹，红砖厂的活的确很累，你才这么大年纪，怎么做得了？你干脆在家帮着娘喂猪喂鸡，那也是钱呀。”

美玉还想说什么，抬头看见周富贵板着脸，就不敢说了，她怕周富贵发脾气连哥哥也不要了。

美玉跟着哥哥回到家的时候，母亲刘八妹正在家中焦急地等着他们，“天都黑一阵了。再不回来，娘就要上山找你们去了。”

美玉却冲着母亲说：“娘，我也要去红砖厂干活。我们班主任说了，上初中的学费要700块钱，我砍柴禾挣不来那么多钱的。”

刘八妹就骂美玉：“村里许多男劳动力要去红砖厂做活，人家周富贵都不要，你还想到红砖厂做活呀。”

文生说：“刚才我们到周伯伯家取柴禾钱的时候，周伯伯答应让我和长林明天去红砖厂做活，妹妹年纪太小，做不了重活，周伯伯不要她。”

刘八妹听儿子这么说，连连问：“这是真的？”

美玉说：“是真的，7块5角钱一天，我也要去。”

“人家不要你，你去干什么！”文生说。